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八十五

張寧　　王徽 王淵 李翔 朱寬 李鈞
毛弘　　丘弘　　李森
謝文祥 楊琅　　毛志 方佑 沈源　　邵有良
魏元　　康永韶　胡深 董旻　　鄭巳
章鎰 從兄銳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冬帝從南給事中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當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或多至二千餘人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歲需

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既無職事徒抱虛名今天下都司衛所多缺官莫若簡可者補之而悉汰其餘則外無曠官內無冗費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今四方來覲不得一覲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驚異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不從果有奪門之變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爲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讐殺毛憐詔遣寧偕都指揮武忠往解既行復勑使臣便宜進止寧時已至遼陽曰

然本事惡敢自擬予竟行達朝鮮寧既辭義慷慨而
忠又驍健善射朝鮮人請閱兵因奉弓矢忠挽數弓
輒斷其弱乃并張兩弓折之俄雁過二發而墜朝鮮
人大驚服竟辭饗釋兵而還中官輩包重寧遣人邀
與相見寧卒不往四年春有事於南郊時帝益嚴祀
事閽有出入西天小門者率不下輿馬寧遣使者伺
察得學士呂原彭時等十九人乃諭寧等劾奏仍切
責而宥之自是過者必下有請以天縱字加孔子號
者寧言孔子道大德尊非徽稱所能盡今第當遵其
道爾然即加至百字何益事遂寢尋擢都給事中憲

宗初御經筵請以大學衍義進講皇太后生辰禮部
尚書姚夔等請設齋建醮百官赴壇行香寧偕同官
上言釋老之教非真能降福錫祉也禮臣儒者顧爲
此言是自失其守矣夫臣子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
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今徒假瓣香尺楮
宣揚木偶之前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下後世謂何
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足疾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禱
之意嘗舉行此事蓋出臣子迫切之情非祖宗舊章
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使齋醮可以助國殺身亦所不
辭其如無益徒傷大體書之於冊適以滋玷疏入乃

與寧負志節持正議聲稱籍甚然不為大臣所喜英
宗嘗有意重用之弗果憲宗立給事中王徽以言事
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更與内閣忤會尚書王竑
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黃得旨會舉多私寧可
予外任乃出為汀州知府寧先教化後刑罰表節義
勸學校期年善政具舉然寧固才高既出守鬱鬱不
得志竟致仕而去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復召
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詔
旌為雙節武忠女真人宣宗時嘗奉使遼東諸部成
化年年海西嘔罕河兀者肥河三衛數結鄰部為邊

忠命忠奮勤撫安之忠遂并撫考郎凡等四十五衛咸順命叅官都督同知忠益始終以奉使著稱者也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中徽諸生時自力問學慨然有當世志及是益奮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言四事謂近者臣僚進諫事下所司者多叅駁不行於是言者皆謂言既不用不如弗言而奸邪在位於進言之人尤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抉其瑕疵凡有更張即謂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即謂專擅銓政凡有彈劾即謂挾私排陷坐以數者往往得罪言者則又皆

白非徒於國無益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
也請自今言有當理者立賜施行即或不當亦宏天
地之量寬斧鉞之誅則明目達聰事無壅蔽夫爲治
之道必敬大臣比見大臣犯公罪者輒繫縲下獄裸
體受刑已而復其位夫大臣群僚之表也陛下誠重
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既已登用顧乃屈辱之如此
彼何顏立人上乎自今小罪宜置弗問大罪或罷斥
或聽自裁非元惡巨奸不得輒加刑僇此所以尊朝
廷而厲臣節也內外總兵官軍之司命近者或起勳
職戚由賄賂率多鄙夫不勝重任致士卒內怨寇戎

外侵推原其故由兵部非其人也尚書馬昂素不讀書怙寵嫉能張威作福邊方守臣便宜奏請妄行沮駁而懦帥冒功則輙爲敘論俾奸僞得售將帥之任不預求其材惟任情塞責本兵如此國何頼焉乞速罷昂別簡忠良以代其任自古官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之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之制自今毋許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富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帝頗納之其冬中官滌

至以罪謫南京徽復率淵等劾之曰陛下册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并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禮未成乃禮官畏權勢為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乃刑官僉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并罪賢等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防患未聞宦官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

引請以進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之後不有甚於玉者哉然預防之道無他不過臣等嚮所言三事而已請爲陛下極言之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愼預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其人也必先責之以爲己功將行其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隆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者多與交結餽獻珍奇倡優取媚內官即以爲賢而朝夕稱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爲不肖而朝夕譏謗之日加

侵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譏謗者被斥恩威
盡出於其手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許其交
結也内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怙權聚奸養惡廣營
財利顧指將帥凌壓官司作奸犯科之輩奔走而爲
其爪身由是徒黨日盛表裏交通而宦官之禍作矣
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
有懷欲吐雖死不悔惟陛下裁察帝大怒欲加罪諸
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并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普安
淵茂州寬潼川劉寧州鈞綏德侍郎葉盛編修陳音
相繼請留亦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徽至

普安興學勸教士始有舉於鄉者劫土官隴暢及白千戶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錄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陝西左參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徽論治每誦張栻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恥不飭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怠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健我所不解儲巏林俊皆服其言子聾見文光傳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寬莆田人翔大足

父皆淵同年進士鈞永新人景泰中進士寬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論寬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幼警敏有大志讀書談天下事輙抵掌自負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廿年當決囚帝以期迫長至命至後行刑弘等請俟來年報可明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厲精圖治之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遠遊砲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風霾霧雜遝東昌府地震有聲四川尤甚至一百七十

五震此皆陽微不能制陰故也兼兩歲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倉廩多虛公私交困陛下當側身修行豈可逸樂爲事願從儉約致憂勤省游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更勅大小臣工同加修省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皆嘉納時帝從學士商輅請自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以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不許時嚴禁博徒荷校通衢有死者弘等乞區別輕重以廣好生帝納其言然猶令荷校一月諭罪如制慈懿太后崩詔別葬弘等抗

疏諫白太后作配先帝爲天下母埜祔裕陵主祔太廟此萬世定禮陛下生事兩宫如一今柰何獨議則埜即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毋使得罪祖宗遺譏萬世時舉朝争之不得朝罷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群工伏闕固争期得請後已衆許諾有躊躇不前者給事中張賓呼之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及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遇事有不可輙偕同官執奏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宁雖宫闈無不知有毛給事中者而帝頗厭苦之嘗因默[illegible]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

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濱受賕濫舉當除名帝命輸贖貶秩弘等爭之不從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言元吉於十惡犯五宜立肆市朝明年朝審詔減元吉死弘等復固爭終不聽弘在刑科十年三遷至都給事中一時稱敢言者無出其右得疾暴卒朝野惜焉子驊以鄉舉爲光山知縣有惠政民爲立祠

丘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成化初上言乃者水旱相仍天變屢見必非無故或徵斂苛急流移未輯或土木漸興財用不節或賞罰過

當請罷肆行內醫鮮恭順之節左右無正直之忠讜言莫聞忠鯁見斥致蓋臣喪氣讒夫日昌有一於此即足召災願陛下痛加修省如成湯六事自責盡反前政不必設齋醮祈鬼神自可弭禍致祥因條上時務十二事帝頗納之時京師士民居喪率張筵陳戲樂民間婦女多淫佚弘疏乞嚴禁又請勅兵部簡汰諸邊將校於是罷黜者數人三年以寧夏地震條上修德弭災七事明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

安諸縣地西夫佛子劉寶已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部臣受請屬初無執勘官畏勢務依違其辭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之産也豈可狥一人私請而奪百家之恒産哉望收成命歸地於民勅所司痛除往弊亦以重典生民之幸亦國家之利也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已而劉寶巴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還至都給事中六年憂山東河南大旱民饑請出臨清德州倉儲賑濟詔發五萬石其河南民及道遠者所在發廩弘以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乃請自今遇災撫按

宮勸賓即與蠲除從之是時萬貴妃有寵服用器物窮極奢麗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悅其意奸人屠宗順輩夤緣方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直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遂致都人倣傚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而最桀佞倖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寘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賑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時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遊僧聚食者萬數弘請驅遂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三十萬石減價以糶更發廿萬石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

京師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所費不貲今小民多道殣而禽獸厭粱肉誠所謂率獸食人也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弘紏遣補闕風節與毛弘相頡頏人稱二弘云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六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森負氣節敢直言憲宗初請禁朝覲官科斂徵求爲民害者順之言爵位天下之公器國家之大柄近有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凉德薄才位九列者有以書奕彈琴醫卜技能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官方日雜

是玩公器棄大柄也今宜擇人而授毋令匪才夤緣兢進已又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粮多報可時大臣子孫許入監森言貴族世冑鮮克由禮肆業非久遽令入官未能操刀焉任宰割請罷之便帝責其不達古制失朝廷忠厚之意不聽然自是大臣非歷年久政績顯著者不許濫及矣御史謝文祥以劾尚書姚夔下獄森偕同官上言文祥愚戇其心不過欲盡言職而已乃以忤旨得罪臣於此竊見陛下有杜絕言路之意矣近明詔下頒惓惓以求言爲急今言方開而遽塞之從此大臣不職誰復敢爲陛下言者帝

惡森等瀆奏不納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陳正
心講學親賢無逸納諫重民恤軍用賢選將抑奢十
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諸給事奏言昔奉先帝
勅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
戚莫敢犯比給事中丘弘等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
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強武邑田六百
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
許之何其與前勅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
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
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

求實豪奪而已望陛下令出必行勅有司還之民間自今投獻及奏求者悉遵先帝勅諭從事庶豪強怵域小民蒙惠帝善其言但已賜者仍不問六年山西被災明年山東及杭州紹興嘉興湖州大水没田禾漂舍森奏請蠲租且發廩賑貸帝並從之先是萬貴妃專寵後宮莫得進御致儲嗣未兆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慍欲假事斥之時森已再遷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猶不允朔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謝文祥字元吉朱陽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爲人彊直尚氣首劾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而薦致仕尚書王竑堪代帝惡其妄進退大臣下六科參議都給事中沈理等謂文祥當罪會帝意解宥之大學士陳文卒賜諡莊靖文祥以文居官貪墨疏爭之忤旨切責無何與同官鄭己張誥劾尚書姚夔濫舉副都御史張岐帝曰文祥初言陳文舉岐今復以爲夔罪何自矛盾耶其皆陳狀於是三人引罪詔宥己誥下文祥獄夔疏辯且詆文祥陳文子璟亦言文祥初爲庶吉士臣父薄其爲人出之他曹因懷私妄詆

章並下所司給事中白昂等聯章論救不納已而獄具謫南陵丞御史楊琅復申捄被旨詰責時文群入臺未決歲也既謫官竟不復起子訥亦登進士官工科都給事中琅字朝重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初憲宗嗣位已罷四方貢獻撤還內地鎮守中官及明年郊祀還宮顧傳中官有進獻求出鎮者琅即抗諸倖門不可再啟內臣不可與兵及羅倫謫官琅言天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通陛下繼統之初廣開言路是以朝野之士樂獻其愚未幾而王徽等以直言遠竄士氣為之一沮今倫又重責是再沮也恐從

此諛倖成風聽明日壅非朝廷福乞復徽倫等官作直士之氣帝切責之尋請召還王竑亦不納琅在臺與陳選齊名二人危言讜論一時大臣知畏清議然頗見忌於時一按浙江即出爲山東僉事改督學校卒官

毛志字尚忠陽武人天順末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好直諫不懾權勢成化四年上言頃陛下因星變命大臣各考所屬豈知諸臣朋欺不恤公議如郎中邊永以老罷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員外郎蕭繼者尚留郎中鍾成以疾斥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郎中

彰發姦猶在公論頻何且主事陳瑾行人馬極員外郎歐賢徐敏皆素遺物議何緣得爲乞明正諸臣欺罔罪更勅銓司憲府從公簡汰帝以事既前決寢其奏明年陳講學納諫任賢三事語多規切又言會昌侯孫繼宗老且病宜解營務不從志既屢忤貴臣貴臣多怨之惟帝亦以志爲好事弗善也會志疏請處置荊襄流民詔即令志招撫經年未有奏報而都御史項忠性嚴半歲流民多復業諸貴臣遂以爲志罪帝命執下吏刑科給事中虞瑤等言志非無招撫功但視忠差緩耳況志推位遠出忠下志止以招復爲

名忠則有征討之柄宜其績效不同若加之罪流聞四方不謂責其怠事而謂惡其進言非所以全國體昭聖德也帝責瑆等朋比竟除志名同時諫官獲罪者有桐城方佑餘姚邵有良龍谿沈源佑字建輔天順初進士擢御史巡按畿輔錦衣官校恣肆虐民憚佑風裁爲歛戢巡兩浙璽改按廣西蠻逼桂林城中兵少佑令兵出東門入南門貿甲易幟如是數四蠻攝顏錯愕遂遁時賊攻陷梧州潯林諸處巡撫吳禎坐視不救且隱賊情佑疏發其狀禎竟獲罪成化二年冬還朝適刑官受致人死罪二帝命戮之冊覆奏

佑白其冤帝怒杖之謫攸縣知縣有政績終桂林知
府有良成化初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時光祿多積
弊費出無經有良巡視責吏具實吏遷之爲有良所
杖中官田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宮日
用數浚不敬帝大怒令陳狀有良具道所以帝終惑
中官言杖之闕下謫蒲江知縣源由進士授南京御
史成化六年疏陳勤聖學慎守成勤修省敷德澤優
諫諍謹用舍去冗濫恤刑獄節財力清屯田十事多
指切時弊帝覽之不悅奉詔閱南京諸衛軍隊長受
賂軍伍多缺守備役占尤多源欲清其弊令諸衛具

出名數并洴貌將按籍指之守備成國公朱儀中官
安寧等懼罪疏言軍機宜密今源視爲常事妄詰名
數且操練時御史怨至衆軍將釋兵而迎於事非便
帝遂怒逮源下吏刑部言當納贖還職不許貶盧氏
知縣刑科給事中虞瑶及南京給事御史交章論救
皆不納源尋卒於盧氏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成化初萬貴妃兄弟怙寵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懿
太后崩將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其年
九月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竊見入春以來災異

疊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尚書姚藝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邇勝來聞少減中宮來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之咫尺衽席之微譎見懸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寵情竇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今者四方旱潦相仍民困日棘盜賊

日滋荆襄流民所在告變夫子有疾若父母必爲之深憂今陛下作民父母聞民饑寒物無怵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是猶人子號訴不見省於父母也而户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徵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汎爲經濟之策生民更何望乎今民間無可爲計雖亟罷征稅發内帑遣官賑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懸之辰輒重糜貲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劄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椶輿導用金吾仗播神爲之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

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遠還其國追錄横賜用
賑饑民仍勑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蠧國用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
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鉅萬
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絶淫巧停罷宴游諸銀塲及不
急務悉為禁止至於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為
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恐遽去勿謂其舊臣而
姑且寛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
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
為不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累遷都給

事忤嵩爲擠遷右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有巨商以重寶行賂元怒曰吾爲諸生猶不爲非義動今乃以金汙我耶叱出之毋憂歸廬墓三年復除江西參政卒

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輔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昂奏辨遣官往覈還奏地非抑市但昂自行其鄉有司勘問罪當治帝特宥之四年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慈懿太后幽陵事伏哭文華門彗星見復偕同官上疏曰比者雷震殿門風拔陵木海內旱澇中外地震星象變異

繼遭三垾加以西兵失利南北洊饑以致人事遇茲
天特誡可懼之甚也顧災異之來必有所召竊見大
本未立異端太盛進退賞罰未公財用工役未省賑
濟無策備禦無方天心譴告端在於是陛下自奮剛
斷力行更革則天災可弭太業可安若復因循苟且
視爲泛常竊恐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夫太子者天下
之本古者天君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今前星未
耀海內臣民實切憂惶伏望均六宮之愛協宜家之
祥燕螽斯綿緹而大本立矣佛自漢明以來始入中
國異求多亂少治梁武事之甚謹得禍尤慘今朝廷

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之號儀衛過王侯服玩擬供御錦衣玉食竭民脂膏中外莫不切齒惟朝廷未知耳又況其間多中國奸人習為番教以圖寵賚夫真者尚無益於治況欺詐之徒哉宜令有司審覈真者資遣還國偽者勒為編氓庶不蠹食吾民而異端斥矣人材用舍關天下安危近內外群臣鮮効忠勤務挾奸詐宜勅所司嚴加考覈兩京大臣許令自陳或懷祿固寵則言官劾奏其有廉能屈下僚者命大臣推舉如此則賢否不淆矣賞罰者國之大柄邇將共機律有定罪今或薄示降罰或帶罪立功進戰

則死退走則生孰肯用命哉臣謂將帥失機必宜依
律治罪有冒功妄報者正其欺罔之誅則賞罰公而
人樂効死矣祖宗以儉立國嚬笑不輕近賞既過濫
用度太奢一美珠而價金數百一寶石而索直鉅千
傾府庫之財易無益之物設有緩急何以備用況後
宮供奉倍增光祿常費不給則又和買於外如唐之
宮市民心惶惶怨言盈路伏望御珠寶之費減宮闈
之供則民心悅矣陛下即位之初放鷹犬罷土木海
內欣欣近日以來漸興工作預建鼇山勞民傷財亦
足召變異竊自損抑罷不急之務採辦銀鑛印馬內

官兵出者召還未去者勿遣則民田舒矣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備之於先乃不爲患近年旱傷幾徧天下荆襄南畿尤甚人民流竄盜賊縱横而所司方急征輸不加存撫萬一弄兵潢池必至興師動衆其視蠲賑所費孰多不如早沛德音以弭意外之變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近邊將率多庸流惟知掊克紀律不肅號令不明今西師失利其明驗也乞疏邊臣姓名罷其不勝任者簡智勇代之優恤軍伍盡心戎事則邊備飭矣凡此八者願陛下斷而行之以回天譴因引罪乞罷帝優詔答焉乃命兩京大臣

考察庶僚而去留多不當永韶等復劾大臣行私且謫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請并奪職帝不從但命不稱任者考滿日奏黜既而志秩滿懼失官上章自辨且訐永韶及御史馮嶽吳遠奸利事永韶等亦訐辨不已俱下詔獄先是嶽遠語給事中蕭彥莊聞上欲自除兩京大臣我輩將言其不便請仍歸吏部彥莊劾尚書李秉遂以其語入疏帝銜之至是獄具言諸所訐皆虛惟嶽遠語實乃謫永韶志外任貶嶽達州判官永韶得順昌知縣再謫福清惠安久之有言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

掌監事永詔勑爲御史有直聲及是見帝惑於左道
權倖用事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爲
祥二十一年陝西大饑永詔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
頻秦中民饑多死足以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方憂
天戒聞永詔言甚悅未幾吏部有密援之者遂以中
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給事御史多遷論永
詔頗日出送爲緝事者所發被詔切責明年坐曆多
執寄落職歸
鄭已字克修山海衛人家貧好學冬夜燃薪讀書達
旦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擢御史偕同官爭慈

錢太后葬禮彗星見又偕康永韶等陳時政八事居二日復與同官胡深陳宏何純方昇張進祿上言彗星示儆陛下兢惕不遑臣等亦不勝戰慄既已畧陳愚衷陛下不以為妄詔議行之仍慰臣等勉盡言職甚盛德也敢不披瀝肝胆期副聖意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雖上下恊修亦徒虛文而已若夫弭灾之實當深維其故有所更革今上天垂戒意者由乾綱邪移奸邪未去故耶夫乾綱者人君馭世之大柄近兼功者或請託得官有罪者或貪緣避死恩歸私門怨集朝宁人心懣憤衆論諠騰陛下宜重自奮勵總

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必召內閣大臣面決可否,然後斷自宸衷,毋令左右近習得竊以市恩則威權總於一人而天災可弭,若奸邪者國家之酖毒也,酖毒不去而能治安者幾希,如學士商輅乃先帝所親擢,恩倖無比,當陛下正位青宮,郕邸冢謀廢立,彼居內閣,初無一言方且徇其邪謀,苟圖富貴,是賣國之奸,陛下罪人也,兵部尚書程信,督師四川,權豪子弟,多報首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臧公貪財黷貨,比因度僧受金鉅萬,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魏送之女結勢要之權,四方水旱賑救無策三邊

軍餉調度無方凡此數人足致譴變乞賜顯黜用回天怒帝以全才難得不納其言明日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亦具疏劾諸臣於御前呈進帝不悅曰大臣進退自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姑宥之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於內未有不讀而面呈進者故帝責之輅等遂乞休不許惟昂致仕夔素以才自負至是憤甚連疏求去且詆言者旻及已等復合詞攻之而攻夔尤甚帝怒曰憲綱凡糾劾百官予奪生殺聽上裁既有命無再劾此曹何敢輒爭勝遂下旻等九人獄廷訊之時御史林誠亦劾輅并

給執訊會都給事中毛弘等上疏論救輅亦為言乃各杖二十復其官六年已巡按陝西疏言臨鞏甘涼民艱兵弱當今急務莫先於裕民而強兵今州縣之民大率轉徙過半所遺田賦責之見户催科轉輸不勝擾困將見亡者不返而存者又亡請盡蠲逋户之賦勿令代輸邊鎮之兵老弱居半而所給衣廩強弱均施人已不平加之屯田則步卒在野畜牧則騎兵在場猝有警急臣知弱者無足用而強者亦不及用矣宜别其年力俾壯者一於戰守而優以衣食弱者一於耕牧而供其糧芻庶強弱各效其用此其責在

文武將吏而擇任將吏又在部臣誠使吏兵二部得
人則用之邊患者自皆得人矣然其本實繫於陛下
十身願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以謀政進正臣以召
諫將見聖德日廣知人安民太平可立奏也章下所
司已有風力然頗矜傲時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已移
牒有總兵官一體遵守語琬大怒及已聞軍以琬與
中官頗義多役占將按其事未發而語洩琬遂奏已
受所屬賄飲酒儀賓高嵩所使樂滿前帝怒械至京
廷鞫之罪當除名特命戍宣府琬所奏實誣雖遣官
按勘卒不竟其事益琬有內援而已又爲大臣所忌

故連得禍云深定遼衛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出按
陝西薦致仕尚書王竑及諸御史論劾大臣深爲之
倡遂見惡於帝尋坐按陝時杖死訴冤者事已經赦
特謫黔陽丞移欝林知州卒旻樂平人已同年進士
爲兵科給事中有李希安者以樂舞生積官至禮部
左侍郎掌太常寺又夤緣加尚書經筵侍班旻言經
筵講道之所不可以羽流叅之遂寢其命十四年冊
封琉球還進吏科都給事中吏王冠請減辦事歲月
如監生例旻惡之送法司治冠遂爲奏訐旻與給事
中王瑞等各役吏卒令其子賫詣通政司又奏通政

何琮等遷留不進帝怒下吏詔獄謫石阡知縣瑞等
傳倖有差孝宗立起雲南叅議改四川卒
章鑑字元益鄞人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
給事中彈劾無所避與同邑毛弘齊名時人為之語
曰毛黄門口章黄門手毛章在朝神驚鬼走七年延
綏鎮守中官秦剛巡撫都御史王銳坐失律徵而總
兵官房能以病獲免鑑等言能主戎務托疾求歸其
罪尤重請并按能御史楊守隨等亦以為言遂下吏
會昌侯孫繼宗以外戚總兵柄幾二十年至是老矣
尋敗盜跖鑑請辭其職又言修武伯沈煜鎮寧夏都

督同知顏彪鎮宣府並無統馭才冦賊內侵擁兵自衛責緣還京復與營府懷奸避難是不忠也都督芮戕囊鎮四川與巡撫汪浩違忿不協屢有譖浩規畫戰守而成但束手及互訐浩坐戍邊成僅降秩既已失平矣乃浩竟死戍所而成復得任事國典謂何乞奪三人職以警其餘於是解總宗兵柄止理府事武靖侯趙輔請世伯爵而流侯如故鎡等奏名爵至重流侯世伯不宜并存且輔奏保掾史陳經得除吏目褻視朝章冒禮經職杜侁倖而輔有內援竟弗問十六年再進都給事中命與兵部侍郎滕昭簡五軍三

乖營宿衛軍鎰上奏曰賊酋乩加思蘭始侵河套既退處沙漠合滿都魯之衆攻破朶顏諸衛及朶顏請和又還其所掠結之以恩其志非小若朶顏爲彼嚮導窺犯邊境將何以禦之土魯番速檀阿力陰通哈密叛臣吞滅其國雖嘗遣使經畧訖無成功哈密遺種寄附邊土脫有不逞之徒招引作慝爲患非細選將練兵莫急今日因勅總兵官甘肅鮑政遼東歐信及懷來守將周賢亟罷又言十二團營初選精銳備警急有故則次撥選補自二年以來少者壯壯者老亦有狡黠之徒托故退居次撥規免征調者其次撥

充兵初選十三萬有奇今私役者多一聞差撥多方
委避奸弊日滋乞勅大臣再閱團營簡練精鋭復聚
實次撥軍痛革虛冒庶幾弭患未形至於諸邊戎事
豈無得失可講求者而邊臣乃無一人言及宜命大
臣巡行便宜區畫章下兵部惟解致仕勅邊臣整戎
備而已鎰等力爭信年老且退并劾鎮守永平都督
馮宗等五人其四人皆罷而信宗任事如故鎰在兵
垣久遇事輙言一時將帥無敢倖進而當事者多忌
之時汪直任奸人吳綬為心腹綬兄經方以都指揮
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嫉秩輕諷宣慰楊輝等奏己得

邊叟心乞進都督久任爲鎰等叅駁事竟寢緩由是大憾會考察遂與忌者協謀罷鎰官久之卒鎰從兄銳以進士官刑部主事進郎中善剖滯獄遷鳳陽知府成化末洊罹水旱陳救災備患十六事民困大蘇弘治時奏蠲田租三之二居鳳陽數年省修陵浮費數萬遷湖廣叅政撫流移罷苛政禁詰岐府官校不得橫攫市貨錦田苗獞反山多瘴癘當事者憚不行銳獨蒙犯霧露以撫軍深入平之竟感疾卒

論曰昔周昌之於漢高劉毅之於晉武至比之桀紂桓靈而不以爲忤彼誠遇虛衷納諫之主也自非然

渃遝硃下批即稱悉立至然則劇初君父不亦難乎
歷觀諸臣疏骨鯁奇士號稱敢言然率皆遷謫譴辱
惴惴莫保即幸免獲罪者亦況淪淹蹇罕至大官若
康來詔一經屈挫遂渝素節雖其操行不固未始非
陶鎔之也夫古之賢君類能鼓厲忠良作興士氣
成國家昌明光大之治是豈偶而已哉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八十六

高瑤　黎淳　孫博　強珍　王崇之

于大節　蕭顯　蔣昺　楊智　趙艮　李鸞　劉昂　王坦　書賁

李應禎　袁慶祥　虎臣　王瑞　張稷　李俊

汪奎　從子舜民　崔陞　蘇章　周紾　彭綱　王純

李旦　盧瑀等

高瑤，字庭堅，閩縣人。由鄉舉為荊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五月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

謚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追先帝復辟彼貪天功者遂
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御惠濟祀未稱與禮人心猶
鬱天意可知昔周公被流言避位居東天為動威以
彰公德成王警悟遂親逆之出郊反風感應如響今
灾異迭見無乃天亦以彰郕王之功歟望特勑禮官
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以厚倫紀回天心章下
廷議議額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追崇廟號非臣下敢
擅議惟陛下裁決於是左庶子黎淳奏曰陛下先時
既立為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者乃皇太子也
曾未半月群臣又立一郕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爲哉在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
然周成王之時周公何不遂取天位共和之際周召
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故不敢耳今若誤
聽瑤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主而
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
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
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
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陛下昔爲皇太子郕
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遺幽閉此自郕
王所自爲也當時大臣陳循等貪狗富貴從臾爲之

也至於郕王有疾固宜請迎先帝復位乃率群臣奏乞早選元良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先帝終於幽閉矣但此迎駕之人又皆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為故先帝加之刑戮耳陛下即位之初郕王時人潛謀起用陛下一切沮絕群邪破膽及見召還商輅然後欣然共以為得計希求進用臣以謂瑶此舉非欲尊郕王特為群邪進用階也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惑陛下聽哉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為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遂寢然帝終感

瑶言久之竟復郕王帝號瑶後知番禺縣多異政市舶中官韋眷私造巨舟通番瑶發其事没其貲鉅萬爲布政使陳選所奬眷憾甚誣奏於朝瑶及選俱被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瑶竟謫戍永州釋還卒淳字大樸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積官至南京禮部尚書爲人狷介寡合惡流俗奢靡凡婚喪燕飲皆有節度有門生知華亭遺以紅雲布淳却之題其緘曰古之爲令植桑掇茶今之爲令織布添花時服其操其孚郕王廟號爲士論所薄卒謚文僖

孫搏字約之景州人成化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汪

直設西廠伺察臣僚中外仄目不敢言十六年正月博陳數事請令文學諸臣編輯前代賢君納諫事進之御覽用啟聖聰令法司刊布累朝所增條例輔律全而行不使鞫獄者得意為出入監司郡守宜於歲首籍屬吏賢否聞之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或不公遞加黜罰而末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中傷大臣信廝役之言疑股肱之佐縱使所訪皆公亦傷大體一或失實為損實多望立賜禁革昭聖朝寬大之治疏入帝以浮詞責之直大怒召博厲聲詰讓博不為屈時直方大舉北征遂請令博隨軍紀功

欲以困辱之賴王越調護傳亦委蛇不敢抗直意始解已而越搗威寧海子大獲傳紀功一如直指越直既蒙上賞傳亦擢山西僉事未幾失上官指致仕歸傳倜儻好讀書家居環堵蕭然日手一編弗輟遇里黨不平事輒奮前直之弘治末知州馬馭貪虐傳規之不釋反以事相侵傳發憤詣京師論其十罪得言遠問馭度不可解陽為謝罪置酒毒殺之馭亦論死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奏減賦額民為立祠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啓釁召寇寇至文務為欺蔽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并及總

兵官毆信中官葉達鉞大恐謀之汪直直遂誣奏崇之罪遠下詔獄當輸贖詔輸罪謫外乃以爲廷安推官及直鉞征東部還寇入靉陽清河掠五百餘人畜產無筭時鉞等方論功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鉞遂入爲户部尚書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彰國典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更貸帝弗從但停鉞謙俸一歲朗食米半歲而已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衛人珍奏其狀全等俱獲罪達吏皆聳時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則怒適巡遼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即奏珍所劾皆誣

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性㓨械珍赴京比至直先自搒掠然後奏聞下廷訊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諭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皆停俸廷臣威憤然畏直無敢言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緱謙已罷珍奏謙才力尚可用請留之於邊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歸久之卒珍性強鯁爲政嚴所至有聞惜未竟其用崇之滑縣人由進士爲上海知縣徵授御史素有風力既論廷安亦以強直稱

于大節字守正進賢人徙任丘天順末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畿輔寇掠永平鎮守中官龔榮等懼罪護言追擊出境大節劾其罔賜詔詰責再按湖廣並以彊直聞成化十七年南京山東河南地震大節馳疏陳時政缺失八事詞甚切至帝銜之暨還朝寖諭吏部出之外乃以爲鶴慶推官其俗素不知學大節選秀民爲學官弟子親爲訓授士多興起孝宗立遷四川僉事尋用大理卿馮貫薦超拜浙江按察使摘伏剔奸甚有威望給事中鄭寓論大臣保舉之失誤及大節吏部已議留大節聞即抗疏引疾去弘治

七年巡按御史周琰武衢交薦大卿固不欲出吏部強起之以故官涖山東爲治如浙江大卿素矜名檢薄嗜好仕宦三十年始終一操遇疾卒官士民號送塞道同時有蕭顯者字文明山海衛人成化八年進士擢兵科給事中武臣中官貪縱干恩澤顯多駁正時帝崇信異教有巫自涿州來京師士女爭負土爲梁祠流聞禁內顯抗疏請逐之并及時弊帝不悅命外轉吏部擬龍州同知不許命改貴州而貴州適無缺則令鎮寧添注同知授之終福建僉事故事給事御史遷敘無爲府州佐貳者憲宗厭直諫必謫令外

除名爲還秩賓以困之先後斥逐言官率用是術而

其時以言事得罪者又有晋江楊智礲山李鸞永康

趙艮丘縣蔣禺海豐劉昂五人者皆進士智爲南京

御史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偕同官上疏請帝求直言

華奬政進君子退小人因論守備成國公朱儀南京

兵部尚書李賓等不職遂爲儀等所陷下獄貶廣西

布政司炤磨移知化州卒鸞爲南京給事中疏言南

京織造舟糜帑侵及中貴貶泰州判官終廬州通判

以清操聞艮爲刑科給事中嘗因災異陳謹天戒重

國本恤民艱飭邊備四事忤旨被杖秩滿進都給事

中請召用言事貶斥諸臣薦致仕尚書王竑李秉又劾都御史王越越怒譖之汪直直遂奏艮輕浮謫盧山知縣孝宗立擢江西僉事進副使卒官艮以御史巡視居庸時汪直恣橫謁見者多長跪艮獨不屈及將代還條數事馳奏緝事者聞其封章甚多密跡之見艮還京不朝見即家執之以聞帝乃下艮章責其煩瀆寘詔獄罪當贖徒特謫四川建昌衛知事弘治初移長洲知縣有善政終湖廣僉事昂歷户科都給事中掌太醫院左通政蔣宗武乞原籍官地爲業帝已許之昂抗章執不可弗聽時帝多失德諫者輒獲

罪昂與同官張雄劉清以為言帝怒謫昂姚州判官
雄烏蒙府經歷清石阡府經歷弘治初擢昂敘州知
府移慶陽卒雄范縣人清益都人皆進士雄終應天
治中
王坦字彥平平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十年大應法王劄實巴死詔厚葬之坦上言陛下待
番僧以殊禮豈真謂其有道德哉特假此以撫其種
族使不為患耳生既無補死循例葬祭亦足矣乃祭
祀之品竟逾王者造塔之費且擬山陵彼何功而恩
寵至此今畿輔災傷洊臻流殍塞道使移其費以振

業貧民功德豈不盛哉帝謂劉寶巴塾儀視大慈法王已損三之二責坦妄言寢其奏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十六年偕同官陳四事言秋後會審重囚不當於晷刻之間遽求畢事宜從容詳讞務令得情畿內八府皇莊及戚畹莊田侵奪民產累興大獄請遣官詳勘還產於民自今嚴禁請乞御史張進祿鄭已熊繡給事中李鷥毛志本無大故或除名或謫戍請召還敘用畿輔山東河南歲祲民窮盜起請蠲稅糧量爲賑貸疏入帝寢罷莊田還諫官二議餘報可錦衣指揮延源者后兄也侵靜海民地其家人倚勢虐民詔

遣郎中張積叔按之具得其實帝以后故欲予之坦偕諸給事疏言源所受賜地實二十七頃乃侵至千二百二十餘頃比因民訴下御史劉喬覆按喬狥情妄奏致源益無畏憚今既得實願陛下毋牽私恩原賜之外盡歸之民仍治喬欺罔罪帝以部議未定而坦等先瀆奏下旨詰讓尋坐庇知縣蔣惠謫坦北流主簿捕賊出沒民多流移坦集防禦練民兵協守寇遂屏息弘治中累遷揚州知府以老罷歸憲宗朝諫官言事可稱者有真定霍貴天順元年進士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言命令人主大柄近詔旨甫下或行

未逾月輒爾變更民何取信自今務熟思詳審必萬全無悔然後施行其臣民上言利害者下大臣集議誠計足經久則采而行之若止濟一時之變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甚者不得數有遷革如此則國有常憲臣民易遵已而太醫院使方賢乞令其子入監駙馬都尉馬誠亦爲兄請帝並許之賁等力言非故事不納擢太僕少卿久之罷

李應禎字貞伯長洲人性峭介與衆寡合好面折人過景泰中由鄉舉入國學中官牛玉知其名欲使教小內豎要祭酒必致之應禎避匿不赴成化改元以

善楷書選為中書舍人時雜流藝術多傳奉入官應禎恥與同列乞改教職外除不許有詔直文華殿者引應禎共事以掩清議應禎益不樂一日帝命書佛經辭不應且上章曰臣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也帝大怒撻於廷因罷殿直時流民聚荆襄朝議恐為亂欲散遣之應禎言民既墾田築室為定居計逐之祇益亂不若因而撫之後卒增置府縣如其言秩滿遷兵部員外郎進郎中弘治初歷太僕少卿俱在南京乞休歸應禎為人尚義善文詞為時所重治中祝允明其壻也時有國子生袁慶祥者雩都

人以久次歷事內承運庫見憲宗崇異教任宦官用財無度帑藏虛耗而進寶石掇高價者月無虛日乃上章極言其弊忤旨杖五十遣還國學後二年舉進士仕至廣東僉事又有虎臣者麟遊人為諸生慷慨負氣節與人寡合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為著令帝稱善從之省親歸會陝西大饑巡撫鄭時將請賑臣請齋奏以行既至京師詣部具陳饑歉狀情詞激切聞者感動大獲賑貸已上言臣鄉比歲災傷人至相食由長吏貪殘剝民奉私賦役失均而上下蒙蔽廟堂不聞以至此請

勅有司審民戶編爲三等以定科徭從之孝宗踐阼
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
禍及鋃鐺縶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
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誾大慚臣名遂聞都下
頃之帝命授臣七品官乃以爲雲南鄧嘉知縣卒官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倜儻敢言書於文華殿抗言内寵滋甚詞氣鯁直帝
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令天下進表
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明年湖廣江西
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

稷民困由有司不職致然正當加罪示警顧乃爲之請留恐自此因仍遂成定制且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不可之甚者也帝然其言既命吏部禁之又明年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祗憑撫按牒報其餘則憑布按評覈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自今舉劾繆者請連坐帝亦嘉納十九年冬瑞以儔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擇才而授初無倖進之路也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禁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

降始止加於工藝今則遍及吏胥矣武階蔭叙始止
加於功閥今則下及著人白丁矣或選期未至超越
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厮養賤夫市井童
稚皆得攀緣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
廟復辟懲景泰倖用者多率皆黜罷陛下臨御察夭
順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册書之以爲盛事乞斷自
宸衷悉加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上言比來
末流賤技妄厠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不
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閥閱類遷或父
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

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倖陛下試考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一時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猶用事瑞等復奏曰比尚銘寘法臣民忭悅然不去其黨遺患未艾銘得入東廠實由汪直近又為李榮蕭敬引居司禮機密之重同惡是濟昔榮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遂致召寇敵使湖廣貪殘無厭數千里蒙其患榮等既黨直壞事於前又黨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

屢壞耶望并斥榮等以清奸黨不從瑞居諫垣十餘年號稱職稍遷湖廣右叅議謝病歸卒弟琚從子材皆進士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奸人李孜省為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贓吏不宜任用況可玷清班奉郊廟百神之祀會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至遣戍帝反責言官不糾令陳狀於是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引罪詔杖之闕下人二十當是時帝耽於

燕崇群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顧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方韋

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切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規美官

進金寶者交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則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而今棄之以資冗食之徒誠可惜也其間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剎迨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尤中外所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

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之境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幸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使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矣諫官緘

默則耳目塗塞矣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矣藩郡灾荒則軀幹削弱矣人而至於腹心受病軀幹削弱耳目塗塞手足痿痺元首豈能晏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疎斥群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於是降孜省上林丞常思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勑制下舉朝大悅而帝心甚嗛之尋以事出俊於外弘

治中累官山西叅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初進士爲秀水知縣考最
擢御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先時建
言貶謫諸臣宜令吏部究察累効忠於國不爲身謀
者悉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方大興佛寺耗竭
內藏乞速停罷治方罪斬繼曉都市以謝天下近亡
命貿販之徒與夫技藝方術傳奉得官不可勝數如
顧賢等五人皆中官恒從子何功而冒錦衣李孜省
緣事小吏何能而授通政宜盡斥遣以清仕路兩京
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

鵬張鏊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會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耻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為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並宜令自陳致仕近年增設鎮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所在作威福凌虐有司民不堪命而浙江張慶四川蔡用俱濫受詞訟得遠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撤還以革弊政內外坐營監鎗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致武將效尤亦皆占役健丁率入私門行伍惟存老弱武備弛廢職此之由乞察正統前例量留數人餘

悉歸伍勲戚内官之家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
欽賜黄旗官司莫敢何問致商旅不前邊儲虧損宜
嚴爲禁革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今山
陝雖徵税三分然其民户亦僅存十三與全徵無異
宜核被灾郡縣槩與蠲除都給事中張善吉先坐罪
謫官及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兹職賣玷清班宜
逮行罷黜山陝河洛饑民多流入鄖襄草樹根皮充
食已盡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賑濟救垂絶之命
銷弭他變疏奏多見採納當是時帝以灾變求言故
廷臣建白類不加譴而心甚嗛之無何有御史失儀

奎當面斜而退朝乃奏遂命杖之於廷居數月復謫吏部出之外乃以爲夔州通判雲陽有劇賊討平之孝宗立量移叙州同知巡撫謝士元等薦其才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盗奎弛役緩徵大發廪賑救流移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會普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久之卒從子舜民字從仁成化中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官將帥失事數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上獄情帝忽摘其片詞貶蒙化衛經歷弘治初遷知東

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爲勢要所奪者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定之以憂歸服除入都適淮陽大饑以故官奉命賑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八千餘户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之不應乃窮治福州獄疏釋枉繫及輕罪者所部有司聞風皆清獄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甫一月

罷天下巡撫官改涖南京都察院道卒奎性簡靜不
苟取與以為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矯矯持風節
无負時望焉

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為彰德庫大使因家焉陞
幼而好學家貧日或一飧厲志不懈母屢令棄賈不
聽登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外蕃入貢
路當道請乞踰制陞持不可蕃使疫遺以奇玩陞叱
出之旦聲其事遂寢以憂去補武選員外郎二十一
年星變與主事蘇章上言奄豎放恣妖僧蠱惑援庇
僉壬斥逐忠良致上天垂戒宜亟誅竄以回災變又

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忤旨不報而他進言者多及宮闈秘事帝愠甚書六十人姓名於屏後吏部奏遷則貶之遠惡地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遲之以是陞得免陞守官廉居常止服布袍家僮拾馬矢給爨歷郎署二十年始遷延安知府所轄州縣凡十九地大而政弛奸蠹蝟集陞盡除其蠹事細大畢舉尤疾貪吏嘗見宜川知縣穀美問知其直百金怒曰此寧廉吏耶遂按其他贓罪斥之居九年遷四川叅政督建壽王宮室工費大省行部務詢疾苦約己恤民與僉事曲銑齊名遇

疾告歸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章餘姚人舉進士爲武選主事既與陞指斥時政帝惡之明年春坐吏盜粥舊賜外番故勑與郎中鄒襲員外郎彭綱等並下吏當輸贖還職帝銜前疏特貶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叅政綱清江人由進士歷武選員外郎星變求言綱極陳李孜省繼曉誘惑罪請誅之以謝天下疏留中至是謫永寧知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爲民利再遷雲南提學副使家居以文行勉後進鄉邦師之同時莆田副使周瑛從子軫第進士爲户部主事求言詔下軫以變

由梁方李孜省疏請誅之并陳汰內監罷方書親儒臣重臺諫杜僥倖數事帝不悅以方修省得不罷久之進郎中終山東鹽運使軫持身耿介疾華授子遺疏端坐而逝時又有王純者仙居人舉進士爲工部主事成化末詔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純抗章言恕不宜罷被杖闕下謫思南推官純爲人踔厲任真而內行修謹弘治中用薦累遷湖廣提學僉事

李旦字啟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爲人磊落負奇氣二十一年星變求言旦陳十事首言正君心以培治體謂陛下欲求正理辟邪心如神

仙佛老之説燒煉修養之方及外戚女謁聲色貨利
奇技淫巧之屬皆陛下素所溺惑者也加左右近習
交相導誘務蕩上心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
幾何請自今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理斥異端罷修煉
聲色不通貨利不殖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
淫巧不作便辟嬖倖悉遠而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
道大開言路延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為邪慝所動而
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其他親宗室制宦官惜名器
絶珍玩別賢否撫流移恤畿甸慎邊防納諫諍諸事
並勑直帝惡之留其章不下居數月密諭吏部尚書

尹旻出之外遂謫旦鎮遠通判未幾卒時與旦同日被謫者盧瑀泰昇童稅瑀字希玉鄞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疏論淮陽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市戰馬宿弊有指揮戴勛以遺孤爲庶長所媒蘗當路多爲之地瑀言於兵部竟直之勛不知也後知其事以白金二百兩賄瑀母喪固却之十七年兵科都給事中張鐸以言事出爲漢陽通判瑀時爲右給事中當署印適有封事用印以上帝惡其不奏請令陳狀瑀援故事對帝怒不釋竟杖之後遷工科都給事中會星變劾中官梁方等蠱惑帝心引用奸僧繼曉

妖術罔上宜正國典帝銜之至是出璃爲長沙通判再遷廣平知府致仕卒昇南昌人祝蘭谿人皆進士昇爲刑科給事中祝工科給事中俱以星變指斥時政缺失謫州同知昇廣安祝興國祝終袁州知府

論曰憲宗不以景帝廢已爲怨感高瑤之言卒復其位號可謂賢矣乃一時宦寺弄權嬖倖競進諸諫爭者多得罪以去至以星變求言而拒愎猶不改又何其惑也彼孫博強珍諸人職居臺諫即犯顏直諍固亦宜矣若瑤一教諭耳李應禎崔陞之屬皆小臣無言責而並矯矯不屈可不謂豪傑之士哉惜乎帝之

未能以虛受也